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 第二十七回 卓韋庵主僕重逢 養牛兒文公悟道

為買東平酒一卮，邇來相會話仙機。 壺天有路容人到，凡骨無緣化鶴飛。
莫道煙霞愁縹渺，好將家國認希夷。
可憐寂寞空歸去，休向紅塵說是非。

小說韓清重整房屋，再展門庭。且說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韓文公在那卓韋山上做一個粗使出力的道人，逐日價早起晏眠，燒香點燭，開閉門戶，掃拂埃塵，搬東過西，相呼接應，沒一樣不是他當值。只是不曾到山上去砍柴斫草，運水填泥。他也沒有一點怨心，就是真人常常責罰他，他也只是歡喜。作《清江引》一首，以樂心情。

布袍寬袖誰能夠，說怎麼金章和紫綬。吃的是淡飯並黃齋；受用的青山共綠水。看人生名和利，猶如水上漚。

荏苒將及一年有餘。忽一日，真人叫文公到面前，吩咐道：「明日有幾個道友來看我，廚下沒了柴，你也去打些柴來湊用。」文公道：「弟子敢不遵命。但不知師父叫弟子到那裡地方去打柴？」真人道：「也不遠，離此西南上去五里多些，有一個園，是本山的花園，你竟去打柴就是。」文公依命，收拾扁擔斧頭繩索，拴縛端正，辭了真人，望西南上便走。

走不上一里路，大雪紛紛落將下來。文公道：「每日不出庵門，天是晴好的；今日差我打柴，偏生又遇著大雪。韓愈這等命苦！藍關上受了那許多大雪的苦，還當不得數，今日又添個找零。」說罷正走，忽見一個柴門，寫著「卓韋山花園」。文公便推開了柴門，進到花園內。只見那園中紅拂拂花枝鬥豔，綠蔭蔭葉影參差，真個是仙家世界，別一乾坤。看了一回，雪已住了。文公笑道：「這花雖然開得好看，只怕大風起來，擺得花英墮地。」果然不多時節，東南上一片烏雲遮得魘暗，四下裡亂騰騰扇起狂風，把那許多好花都吹得東零西落。文公歎道：「這花就像我韓愈一般。昔日在朝做官，就如花開得好；一霎時吹得零落，就如我今日受苦。」口唱出墜了道：

我看你這花，花開時人看好，千紅萬紫逞嬌燒，蝶戀蜂攢難畫描。花我只怕風來括，雨又飄，把你花來零落了。

文公唱罷這詞，還要再看花一會，恐怕真人說他懶惰，只得收拾一擔乾柴，忙忙的挑出園門。肩頭上壓得十分沉重，不覺淚如泉湧。說道：「蒼天，蒼天，怎教韓愈受這般苦楚磨折！」說聲未了，只見一隻虎奔下山來，把文公一抓，文公驚得洋洋死去，似醒不醒，聽得湘子敲漁鼓，高叫道：「叔父，姪兒在此。快些醒來！」文公才醒轉來。扯住湘子，哭告道：「從你指引我來見師父，已經一載有餘不曾出門，今日叫我打柴，被虎抓倒在此，若不是你來時，險些兒被虎吃了。」湘子道：「叔父不必啼哭。這葫蘆內有熱酒，且吃些蕩寒。」文公道：「若吃了酒，怎的回去見得師父？」湘子見文公不肯吃酒，便道：「既不吃酒，且挑了柴回去。再遲兩日，姪兒又來望你。」文公道：「你若來見師父，只求你薦言一聲，要師父待我比眾不同，我就快活了。」湘子道：「我若不來，一定寄一封書與真人。」文公道：「千萬不要忘記了！」湘子道：「只看天上有仙鶴含著書來，就是姪兒寄書來與真人。」當下文公別了湘子，挑柴往卓韋洞交卸。一路裡歎道：

淚漣漣，為官為宦受皇宣，如今倒做了山樵漢。擔兒苦難言，猛虎兒又來前，爭些兒魂赴森羅殿。幸姪兒回歸，且低頭去告大羅仙。

文公挑柴來到洞門，只見洞門緊閉，便放下柴擔，高叫：「師父開門！」童子道：「師父不許開門，說你是朝中宰相，怎麼不知高低？」文公道：「師父叫弟子去打柴，因挑不起來，遲了些，望師父恕罪。」真人道：「我只叫你去打柴，為何在園內歎息那風花？」文公聽了這一句，嚇得冷汗淋身，暗忖：「隔著這五里路，怎麼就曉得我歎風花？」只得稟道：「弟子進園，見無數花開得紅紅白白，豔麗驚心，不想被一陣風吹落在地，因此上做一詞兒，歎息幾聲。」真人又道：「你在路上與韓湘子說些怎麼？」文公又吃一驚，暗忖：「若不是天仙，如何這樣事都先曉得？」又跪下稟道：「途中遇見老虎，虧得姪兒湘子來救了性命。姪兒吩咐弟子用心伏侍師父，再無別言。」真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童兒且開門放他進來。」文公進得門，就把柴挑到廚下交卸。只聽得真人叫道：「韓愈，你是朝中臣宰，心掛兩頭，我再三苦勸的好言語，你只當做耳邊風，一些也不省悟。你依舊回朝去做官罷！」文公告道：「弟子初到此間，不知東西南北，全仗師父提攜，開恩釋罪。」真人道：「我也不怪你，只是庵中少面用，你今晚拿兩擔麥去，連夜磨了，明早交面還我。」文公道：「師父，磨子在那裡？」真人叫道：「童兒引他去看磨子。」文公仔細看了一回，轉來稟真人道：「師父，不是弟子躲懶，只是弟子年紀六十四歲，血氣衰敗，一人推不動這副磨子；況且一夜有得多少工夫，教弟子獨自一個，如何磨得完兩擔麥子？」真人不答應他一聲，只叫清風、明月道：「你兩個快去催韓愈磨面來交，不許你私做人情，違我庵中規矩！」清風、明月便催促文公到了磨房。文公道：「師兄在上，弟子年老，氣力不加，如何這一夜磨得兩擔麥子？望師兄幫助一二。」清風、明月道：「我們也肯捨力幫你磨麥，只是師父的堂規嚴厲得緊，吩咐我們來催趨你做工夫，不許懶惰，我們如何敢幫你挨磨？」文公聽了他兩個的話，只得苦苦自挨。捱到天明，剛剛磨得八斗。同清風、明月來見真人，稟道：「告師父，得知韓愈氣力不加，一夜磨得八斗，望師父饒恕。」真人道：「我且將就你這一次。」文公叩首拜謝了真人，仍回磨房中去磨麥子，並沒一點怨悔嗔怒之心。一日，磨完麥子，挑到真人跟前，交割明白。清閒無事，便躡身到後山閒步。忽然見一伙人，挑了許多柴來到庵中交卸。文公問道：「你這些人是那裡來的？」挑柴的道：「我們都是沐目真人庵中的道人，逐日價去山上砍柴斫草，供給庵中用的。」文公道：「你們不怕這般辛勞？」挑柴的道：「由你使盡千般計較，萬種機謀，也躲不得『無常』二字，我們隨了沐目大仙出家，便不怕『無常』了，這辛苦是分內應得的，只怕大仙不肯收留的苦。」文公道：「你這伙人倒也見得是。我枉做了讀書人，倒不如你們的見識。」內中有兩個又說道：「你老人家的面龐就像我那韓老爺一般。」文公道：「那個韓老爺？」兩個齊聲道：「就是禮部尚書韓愈老爺。」文公道：「你怎麼認得他？他在朝中做官，好不昂昂威勢，怎的肯到這所在？」那兩個道：

「韓老爺佛骨一表，龍顏大怒，貶到潮州去做刺史。迢迢八千里路，我兩個跟到半路裡，不知受了多少苦楚，不料撞著兩隻猛虎跳將出來，把我兩人一口一個，馱來去在這卓韋山上，逃得這兩條殘生性命，在此掃柴斫草，豈不是虧了沐目真人，脫得這『無常』二字！」文公道：「你敢是張千、李萬麼？」李萬道：「我便是李萬，他是張千。你莫不是韓老爺麼？」文公道：「這個去處，出家都是道人了，怎麼還叫我做老爺。」李萬道：「依你說，果然是韓老爺了。」張千道：「我兩個虧了真人，得活在這裡。那韓老爺不知凍死在藍關上那一個地方，怎麼能夠在這裡？」文公道：「我實實是韓尚書，不是冒認。」張千道：「如今世上冒名托姓趁口認的好不多得緊。我也難信你，你且說怎麼不到潮州，倒來這卓韋山上？」文公道：「只因不聽姪兒韓湘子的說話，我在那藍關上受了多多少少的虧苦，性命就如那風裡燈爐上雪，虧姪兒領我來投拜沐目真人，做個徒弟，故此情願在這裡焚香點燭，掃地烹茶。」張千道：「且說公子韓湘為何去修行？說得對才信你是韓老爺。」文公道：「我哥哥韓會、嫂嫂鄭氏，止生得湘子一人。湘子三歲還不會說話，直到我中舉回來，湘子方才說得話出；及至養得成人長大，他一心一意要出家修行，不旨讀書；娶得林小姐蘆英為妻，他又同牀不共枕，同席不同衾；我一日在那灤金橋邊遇見兩個道人，說自家經天緯地，會武能文，我請他兩個回家教訓湘子，因此湘子逃去修行，許久不回來，教我無日不記掛，到處貼招子，訪問他的下落。我那一年在南壇祈雪時，曾有一個道人說是湘子，替我登壇祈下一天大雪；我做生日的時節，也曾有一個道人說是湘子，來度我出家。三番五次，我只是不信，他逕自去了。我直到藍關道上，才知姪兒湘子真是仙人，那兩個道人真是漢鍾離、呂純陽。說得對也不對？」張千聽罷，哭道：「我兩人正是張千、李萬。老爺怎的一些也不認得我們？」文公不覺也墮下淚來。三個人正在那裡悲悲切切，訴說衷腸，只見沐目真人近前喝道：「悲歡離合，塵俗火坑，我這裡百慮都捐，萬念盡下，你三人怎的還擺脫不開，做出這許多兒女子的情態？」文公把前後根因說了一遍，沐目真人道：「這都是前生業障，今世罪根。既到了我這個去處，一切付之烏有，再休提起了。」

文公道：「謹遵師命。」從此以後，文公又得張千、李萬做個道伴兒，更覺得有說有道。

不想過得兩日，真人忽然叫道：「韓愈，有一隻仙鶴銜著書來，你快取來我看。」文公忙取書遞與真人。真人看了書，便道：「你姪兒湘子書來，說你年紀高大，做不得那重生活。你快快洗淨身子，且去養這一隻牛。」文公見那只牛，前鬃一丈，後腿八尺，猙獰兇惡，如同猛虎一般。便上前稟道：「師父，這只牛一發難管了。」真人道：「我有幾句話吩咐你，你可記取：

〔雁兒落〕我也曾，遇明師傳妙訣，指與我天邊月。月圓時玉蕊生，月缺時金花謝。三五按時節，老嫩自分別。送入黃婆舍，休教輕漏泄。這是我的訣。你看靈龜吸盡金烏血，下一個烈決，做一個長生不老客。

又：

有一個鐵牛兒扶過江，有一個泥馬兒山中放，有一個石獅子咬注繩，怎的枯井裡翻波浪，有一個泥土地念文章，木羅漢誦《金剛》，畫美女能歌唱。有一個紙門神會舞槍，眼見的蛇吞象。非是俺謊家住在南洋，信不信二三更顯太陽。」

文公道：「師父吩咐的，弟子都記得了。只是這牛兒性發顛狂，弟子怎麼樣才降伏得他倒？」真人道：「喂草時，要按著子午卯酉，不要錯過了時辰。我再與你一把慧劍，牛若顛狂不伏你拘管的時節，你就把這劍砍下他的頭來，他自然不妄動了。」文公依命，把牛兒拴在房內，照依子午卯酉四個時辰，喂放水草，不敢有一日怠慢懈弛。算將來已經三載有餘，那牛兒服服帖帖，再不狂顛。

一日，真人叫道：「韓愈，今日廚下無柴，你再去打一擔來。我另有話說。」文公道：「前次在花園內打的，如今往那裡去打？」策真人道：「從西北方去，有一座山，名叫青龍山。這邊是卓韋山地方，那邊另屬他人管，不可過去打柴。若差打了他人的柴，惹動著五臟六腑一齊發作起來，任你是四頭八臂、七嘴八舌，也趕這一伙邪氣不退。我決不來救你了。」文公道：「弟子怎敢惹動邪人，激惱師父。」當下，拿了扁擔斧繩，便住前去。

走不了二、三里山頭，忽見三個老叟坐在石崖上著棋。文公心中暗付道：「這三位老人家這般會快活，我到了這老年，反在山中做樵夫，恰不是：

老來勤緊夜來忙，一點精誠靠上蒼。

若得神仙提掇起，始知今日免無常。」

付罷，便走上前，站在崖邊，看老叟下棋。一個老叟見文公站著，便問道：「你是樵夫，不去打柴，站在這裡何干？莫不是也曉得著棋？」文公道：「棋雖曉得下，只是不著。語云：『棋以不著為高』。」一個老叟道：「你說話下像個樵夫，也不是我個中人物。」文公道：「三位師父聽稟，韓愈是朝中禮部尚書，只因多言，破貶在藍關秦嶺，路上受了萬苦楚。虧姪兒湘子領我到卓韋山中，投拜沐目真人為師學道。今日奉師命來到青龍山上打柴，因看見三位師父在此著棋，識得是神仙下降，特站在這裡求師父度化弟子。」三位老叟齊聲問道：「你在真人那裡幾時了？」文公道：「已經三遍寒暑了。」一個老叟又問道：「在山上許多時，真人曾與你說怎麼話，講怎麼道來？」文公道：「初到山上時，著我燒香掃地；後來叫我打柴看牛；今日又叫我出來打柴。一個字也不曾傳授與我。」一個老叟道：「真人既不肯傳道與你，你另尋一個去處安身才是，若再耽擱幾年，一發年紀高大，如何得成正果？」文公道：「今日幸得遇著二位老師父，望乞盡心指點，韓愈死下忘恩。」三個老叟道：「沐目真人是我們道友，常常在那裡聚會，你既是他的徒弟，我們怎忍得不教你一番。你且聽我道來：

〔羅江怨〕春天百草生，滿眼皆生意。正好去遊方，卻坐在團瓢內。靜裡鬧喧除，指望成真易。誰知道，緣惶分淺人難會。

夏天漸漸炎，心在清涼地。棄了子共妻，去住茅庵裡。尋幾個道心人，把天地時蟠際，鸞飛鶴舞上瑤池，眼見鳶魚妙趣。

秋天日漸涼，出家人閒遊蕩。走夠了數十年，才遇著明師講。傳與俺內外丹，心地裡明明朗。不覺的三年陽神降。

冬天雪亂飛，出家人心自知。寒暑不相犯，神鬼不相欺。困來時曲肱枕之，饑來時棗果支持。潤泉常解渴，此是妙玄機。」

文公聽罷，道：「這四時景致，乃是仙家受用的，韓愈凡人，焉得見此景致。」一個老叟道：「韓尚書，沐目真人來了。」文公回頭看時，三位老叟化陣清風而去。

文公道：「三位老仙分明指點我，我有眼無珠，又錯過了。」只得打擔柴，離了青龍山，一肩挑回洞府。叫師父開門，真人叫童兒開了門，放他進來。文公將柴挑到廚房中交卸明白。正要回房，只見真人叫道：「韓愈，你去青龍山打柴，撞見怎麼人？」文公道：「見三位老叟在那石崖上下棋。弟子從旁看他，他問弟子姓甚名誰，從那裡來。弟子說：『我是卓韋真人徒弟，從卓韋山上來。』那二位老叟說是師父的道友。」真人道：「你曾問他些說話麼？」文公道：「弟子問他黃芽是何物？他說是天地之根本，人身之精氣。又教弟子行功運用，按子午卯酉，內藏八卦，外合九疇。弟子不識其中玄妙，望師父明明指示。」真人道：

〔一枝花〕先明天地機，後把陰陽辨。有天先有母，無母亦無天，這是俺道教根源。把周天從頭數，將乾坤顛倒安。彩後天築基，煉已奪先天。誰後誰先，咸聖為仙。離中虛，坎中滿，離中乏物，求坎還元。青龍白虎相爭戰，見枝圓。存乎口訣得聖手，妙在心傳。逆成丹龍吞虎髓，順成人虎奪龍涎。提防著，心前露刃青鋒劍；怕的是，急水風波難住船。感只感，黃婆勾引；候只候，少女開蓮。此事難言。五千日後心堅算，三十時辰暗裡搬。胎元沐浴，面壁九年，才做了閻苑蓬萊雲外仙。

文公道：「先天後天，黃芽白雪，龍虎鉛汞，弟子已知一、二，還有那太液還丹、九轉七返的妙用，求師父明白開示。」真人道：「你學道工夫已有八九，還有三字口訣我今傳授與你，自然開悟。」文公道：「那三字訣？望師父明白指教。」真人道：「一曰誠，一曰默，一曰柔。以誠而入，以默而守，以柔而用；用誠以愚，用默以訥，用柔以拙。」文公聽見一個「拙」字，忽然領略，如鑰匙湊合鎖簧，木人轉著捩子，好不惺鬆透徹。告真人道：「弟子心下懼已醒悟了。」真人道：「汝既醒悟，更有何難？」便取仙酒過來，滿斟三爵，遞與文公。文公接上手中，低頭再拜，一飲而盡，便覺得臟腑澄清，精神完固。真人又唱一闕《沽美酒》道：

傳與汝進道功休暫輟，說與汝修真路要烈訣。得守元陽休漏泄。我與汝，天邊月，月圓時金花自結，月缺時紅鉛又卸。任姪女嬰兒歡悅，看白雪黃芽茁，我呵，把工夫下著剔塵垢，做一個蓬萊仙客。

文公得了真人口訣，又飲了仙酒，遂日夜提籠捉虎，養汞存鉛。果然二氣相交，三花聚頂，龍蟠門戶，虎繞藥爐。閃閃電光，生身育物。剎那間開了房門，看那養的牛兒。只見那牛兒暴叫如雷，顛狂不止。文公喝道：「大膽畜生，怎敢無禮？」便將真人所付慧劍執在手中。牛兒見文公執劍在手，橫著角，睜著眼，一頭向文公撞將去。文公將劍望牛頭上砍下一刀，頭隨劍落，忽騰騰一股白氣衝上天門，驚動玉帝。玉帝慧眼觀見卓韋山白氣沖天，便差金童、玉女，宣召鍾、呂諸仙來迎韓愈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文公砍下牛頭，便回身稟真人道：「牛兒顛狂吼，弟子揮劍擅斷其頭，是弟子有罪了。」真人道：

牛兒一向在塵凡，癡蠢愚迷笑等閒。

今日脫身雲外去，行人誰敢再加鞭。

文公道：「依師父這般說來，牛兒也成仙了。」真人道：「犬之性，猶牛之性；牛之性，猶人之性。一變至道，有恁麼成不仙來？」當下，文公頓悟出「卓韋」二字是個「韓」字，「沐目」二字是個「湘」字。又細看真人一雙道眼，碧綠方瞳，氣湘子無二。便向前抱住真人，說道：「你原來就是湘子，不是怎麼沐目真人。我苦不虧你再三點化，我已墮於鬼錄矣，那得有今日！」湘子道：「我果然是姪兒湘子，恐怕叔父信心不堅，故此把韓字拆做卓韋二字，湘字拆做沐目二字。雖然誑了叔父，幸喜今日道果圓成。且把往日超度點化之事試說一番，叔父聽者：

〔浪淘沙〕那日下天門，騎鶴飛臨，登壇祈雪雪紛紛。指石為金多變化，要度你回心。兩度慶生辰，頃刻花生，這巡酒滿賀長春。仙籃仙果神通大，要度你回心。佛骨獻明君，貶你潮城，漁樵耕牧話平生。狼虎縱橫傷人命。要度你回心。茅屋暫安身，馬死難行，卓韋山上見真人。屈指算來十二度，才得你回心。」

湘子唱罷，道：「姪兒點化叔父，已經十二度了，今日方成正果。姪兒再送一隻仙鶴來，與叔父騎了上天。」文公舉首稱謝道：

為戀高官一念差，誰知生死事交加。
而今散誕逍遙樂，始信韓湘要出家。
畢竟湘子送仙鶴來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